

第四十章 沈相的祕密身分

秋善公主很快就出殯了，因皇上給她的喪禮辦得隆重，故而參加的人眾多，沈令安和李彥自然也在其列。

只是沒想到的是，只這一件事，又生出了不少流言，流言稱沈令安重情重義，憐惜秋善公主之死，為其送葬，又稱李彥可憐又無能，成親八年都未能得到秋善公主的心，如今被秋善公主戴了綠帽，還出面送葬……

孟竹聽到流言的時候，正在林氏醫館幫林青壑煎藥。

「這又是誰散佈出來的流言？」孟竹有些無奈，想到李彥那張恐怖的臉，只覺得這流言顯然是為了激怒他而來，聽說李彥對秋善公主用情甚深，若是他當真往心裡去，豈不是會對沈令安不利？

「阿竹！快出來幫我！」突然，林青壑帶著焦急的聲音從大堂傳了過來。

孟竹一驚，將手中蒲扇放下，匆匆走了出去，卻被眼前的場景嚇了一跳，只見大堂裡躺著兩個面目全非的人，身上都是被火燒過的痕跡，不停哀號，林青壑正跪在地上為其中一人處理傷口。

「阿竹，妳幫我為他處理傷口！」林青壑看到孟竹出來，連忙道。

孟竹第一次見到燒傷的人，而且燒得如此嚴重，不由得有些心驚膽跳，心中亦湧起不適，但還是努力克制住了，跪到那人面前，手忙腳亂地從林青壑身旁拿過清水和藥膏，學著林青壑的模樣，為那人處理傷口。

等到全部包紮好，孟竹幾乎癱軟在地上，手抖得不成樣子，後背更是被冷汗浸濕。孟竹聽到身旁的人議論紛紛，才知這兩人是街尾鐵匠鋪的夥計，兩人幹活幹了一宿，鐵匠鋪著火時他們正在睡覺，未能及時逃出，被救出來時便燒成這副模樣了。全身都纏滿細布的兩人，雖然已經昏過去，仍是不斷發出痛苦的聲音，光是聽著便知有多痛了。

「夫人，妳還好吧？」明俏見孟竹坐在地上，一副驚嚇過度的模樣，連忙上前將她扶起來。

林青壑也出了一身汗，她讓人將患者抬到一旁的榻上，看了眼孟竹，歉疚道：「阿竹，嚇壞妳了吧？」

「我只怕自己處理得不好。」孟竹看著榻上的人，心有餘悸地道。

「不，妳做得很好。」林青壑走到孟竹面前，露出一抹笑，「妳第一次接觸這樣的病人，不過是聽我的臨時指導，便能處理得如此好，已經很令人讚賞了。說實話，我第一次治療燒傷的患者時可不及妳。」

「啊？是嗎？其實我剛剛腦子一片空白……」孟竹被誇得不好意思了，她掏出手帕，擦了擦額頭的汗，苦笑一聲，「妳看我現在還在流汗。」

「阿竹，妳若是能在行醫這條路上一直走下去，他日定能超越我。」林青壑說的是心裡話，她生在醫藥世家，可以說是從小開始學醫，到如今仍不敢自稱醫術有多高明，而孟竹不過是半路出家，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做到這般，實屬厲害。

以孟竹的悟性和認真，只要不半途而廢，定會有所成就，超越她亦非不可能的事。

「青壑，妳太看得起我了。」孟竹被林青壑說得尷尬了。

林青壑只是笑了笑，沒再說話，正巧又有病人進門，她便去忙了。
孟竹看了眼榻上的兩個病人，心想，真希望他們能康復啊……

孟竹回府時，沈令安已經在府中了，這麼多日以來，他倒是難得這麼早回來。
「夫人，主子在書房呢，聽說午飯也未吃，夫人要不要送點吃食過去？」綠袖跟在孟竹旁邊道。

「好。」她點了點頭，「準備一些夫君愛吃的，我送過去。」
沒過一會兒，婢女便拿了一個食盒上來，裡面都是精心準備的飯菜。
孟竹提著食盒走到了書房門口，外面只有沈缺一人守著，她笑了笑，「聽說夫君未吃午飯，我讓人準備了一些飯菜。」

沈缺知道最近自家主子心情不太好，而夫人顯然是那個可以讓主子的心情由陰轉晴的人，便連忙讓開路，道：「主子在裡面練字，夫人請進。」

孟竹聞言，笑著推門進去，看到沈令安低頭寫完一個字後，就將毛筆擱下，然後將宣紙收到了一旁。

「練完了？」孟竹詫異地問道。

「夫人親自送飯過來，我若還練字，豈不是太下識趣？」本來還心情不佳的沈令安，在孟竹推門的那一瞬間，已經將一身冷意都收斂起來，眼中轉而浮現一抹溫柔。

孟竹聽了，唇角不由得綻出笑意，她將飯菜一碟碟拿出來，放到桌上，然後將筷子遞給他。

「夫君近日好像瘦了。」看著沈令安俊美的側臉，她嘟囔了一聲。

自從秋善公主的事情發生後，他便以沒睡過一個好覺，天天早出晚歸，就算是回府，也總是在書房待著。

她心中擔心，卻又不知該如何開導，如今見他臉上難掩疲憊之色，終究忍不住道：「我知公主過世，你心中難過，但是逝者已矣……」

沈令安聽了，抬頭看她，解釋道：「公主過世，我固然遺憾，但我如今並非在為她難過……」

孟竹一愣，「那你最近為何心情如此不好？」

「我心情不好，不過是因為朝堂之水被人攪渾，公主過世之事只是一個引子，只怕後面會發生更多的事。」沈令安繼續解釋道。

「你的意思是……公主並非自盡？」她有些驚訝地瞪大了眼。

「夫人比我想像中還要聰慧。」聽到她這一句話，沈令安的眸光微閃，似是有些訝異。

沒想到沈令安竟承認了，孟竹眼睛瞪得更大了。

「不過此事並無證據，妳心裡知道便好，不可與他人言說。」沈令安叮囑。

孟竹點點頭，過了會兒，小心翼翼地問道：「你知道凶手是誰嗎？」

「不知。」但是他知道，不管是誰，最終矛頭都是指向他，只是這些便沒必要讓

她知道了。

「那……你會有危險嗎？」也是女人天然的直覺，孟竹下意識覺得此事也許會將沈令安牽扯其中，不禁有些緊張地問道。

「當然不會。」沈令安心中微微一動，面上卻笑道。

「你保證嗎？」她眨了眨眼，問道。

「我保證。」

孟竹聽了，展顏一笑，「那你快吃飯吧，我不吵你了。」

她坐在一旁，托腮看著沈令安將飯菜一掃而光，眼中有掩不住的柔情。

沈令安吃完後，喚婢女進來收拾了桌子，孟竹站起身正欲回去，他已伸手拉住她，「既然來了便陪我再坐會兒。」

其實孟竹心裡也想跟沈令安多待會兒，只是害怕影響他處理公務，才提出要走，此刻他自己既然開口留她，她自然沒有離開的道理。

「那我找本書看看，不影響你做事。」孟竹說著，就去書架前拿了本書，這才坐到沈令安旁邊。

沈令安卻不準備處理公務，反而將她抱進自己的懷裡，下巴擱在她的肩窩，問道：

「若是我沒記錯，過幾日是妳的生辰？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她似乎從未告訴過他。

「婚書上有。」沈令安笑了聲，繼續問道：「妳可有想要的禮物？」

孟竹想了想後期待地道：「若你能陪我過生辰，那便最好不過了。」

「妳的生辰，我自然會陪妳。」

孟竹聽了，轉過身，雙手摟上沈令安的脖子，笑道：「那我已經得到我想要的禮物了。」

沈令安看著她笑靨如花的模樣，眸色深了深，他微微低頭，唇瓣便覆了過去。

孟竹被沈令安吻得猝不及防，身子一下便軟了，她承受著沈令安的吻，也試著小心地逢迎他，好似這樣便能撫平他的疲憊。

他的氣息漸漸灼熱起來，修長的手指輕巧地解開了她的衣裳，衣裳半褪之時，被沈令安吻得頭昏腦漲的孟竹陡然清醒過來，抓著他的手低喘著道：「我、我今日出了一身汗……」

「等會兒我們一起去洗。」

沈令安的聲音有些低啞，也不容孟竹拒絕，直接將她的裙子褪了下去，抱著她坐到了書桌上。

臀下一涼，孟竹只覺得臉蛋似火燒一般，咬著唇提醒道：「這、這是書房……」

「我知。」

沈令安的聲音誘人，令人酥麻，隨著他的吻，孟竹覺得自己要融化在他的身下了。兩人已有多日不曾親熱，如今情到濃時，沈令安有些控制不住自己，力道也比平時大了些，孟竹忍不住輕呼出聲，但很快她便捂住了自己的嘴，一想到沈缺還在外面，她就羞得淚盈於睫。

沈令安看著孟竹這般楚楚可憐、風情無限的模樣，慾望更深，他低頭，在她耳邊

道：「沈缺早已走了。」他語氣裡帶著一抹戲謔，頓了頓，又繼續道：「為夫喜歡妳叫出聲。」

說著，他在孟竹的耳垂上輕咬了一口，孟竹身子一顫，低喘著嘟囔了一聲，「……你，你不要臉。」

「這便不要臉了？」他低笑出聲，「還有更不要臉的話，我從未對妳說過……」

「不要說。」孟竹的聲音有些急切，慌忙伸手去捂他的嘴，生怕他說出什麼荒唐的話。

沈令安看著她，笑著在她指尖上舔了一口，明明只是一個簡單的動作，在孟竹看來卻十足挑逗，極致魅惑，她覺得自己的心臟怦怦直跳，臉上燙得厲害，有點受不了……

一場激烈的歡愛下來，孟竹只覺得精疲力竭，累得手都抬不起來了，癱在沈令安的懷中一動也不想動。

身上的熱度漸漸褪了下去，孟竹在他尚裸露著的胸膛上咬了一口，道：「我們太荒唐了……」白日宣淫也就罷了，竟還在書房這種地方，著實令人羞恥。

「哪裡荒唐了？」沈令安毫不在意地反問了一句。

孟竹說不出話，算了，這人顯然是一個荒唐起來不分場合的人，自己府中的書房至少比酒樓雅間好多了……

同一時間，逍遙山莊迎來了一個特殊的客人，那客人戴著半張面具，露出左邊臉頰下方一小段猙獰的傷疤。

「世子別來無恙？」房間裡，一道屬於男子，略顯粗啞的嗓音響起，這男子臉上戴著的是整張的面具，只露出一雙黑亮的眼睛。

被稱為世子的男人，正是戴了半臉面具的李彥，他落坐，自己斟了一杯酒，一口飲盡。

「先生既在京城，便當知道我的處境，何必說什麼別來無恙？」李彥悶頭又喝了一杯酒。

「秋善公主一事著實令人可惜，當初在下勸世子放手，本是希望公主能看到世子的一片赤誠之心，待她回到京中，看到沈相已有家室，想必不會再心生妄念，屆時世子再向公主誠心求好，公主定能對世子回心轉意。」男子說到這裡搖了搖頭，義憤填膺似的說：「卻不料堂堂沈相，已然婚娶，卻仍是縱著公主對他動情，不僅與公主遊船相會，還引得公主向他自薦枕席……」

「不要說了！」李彥低喝一聲，他連著喝了幾杯酒，臉頰發燙，他難受地扯開面具，臉上漸漸露出痛苦之色。

「我知世子心中痛苦，難道世子便想這麼算了？任由公主無辜枉死，死後還要被人侮辱？」男子語氣淡淡，字字句句卻是在火上澆油。

「當然不！本世子一定不會放過沈令安！」李彥握緊了拳頭，眸中燃燒著恨意。

「世子準備如何？在朝堂上與他作對？或是派人刺殺於他？」

「怎麼？不可以？」

「並非不可以，只是依在下所看，世子這般做，無異於白費功夫。」男子笑了笑。

「為何？」李彥狠狠地瞪著他。

「莫說沈相權傾朝野，世子與其正面相抗，最好的情況也不過兩敗俱傷，更何況皇上是站在沈相這邊的，就憑區區安樂侯府，如何與皇上對抗？至於刺殺，沈相身邊高手如雲，令隱衛神出鬼沒，他自己的武功亦是深不可測，想要刺殺他，談何容易？」

「皇上不過是因年幼，才會被沈令安拿捏在手中，若是我安樂侯府能助皇上除掉沈令安，讓皇權盡握皇上手中，皇上怎可能還站在沈令安那邊？」李彥有些不贊同。

聞言，那男子低聲笑了兩聲，繼續道：「世子果真天真，世子若是知道沈相與皇上的關係，只怕便說不出這話了。」

「沈相和皇上的關係？」李彥蹙了蹙眉，有些不解。

「在下也是最近才有了些許眉目。」那男子深深看向李彥，一字一句道：「沈相於皇上而言，便如安樂侯於當初的太子殿下一般。」

李彥細細品味了男子的這一句話，愣了片刻後，立刻駁斥道：「怎麼可能？你、你的意思是他是皇上的舅舅？」

「此事頗費了在下一番功夫才調查出，如今看來倒也算值得。」男子把細節道出，「當年岩州尹家乃是書香世家，在當地頗有威望，尹家有一子一女，女兒名為尹思安，兒子名為尹思珩，尹家滿門被滅，只餘尹思安逃出生天。這件事世子想必也聽說過，此案至今仍是懸案，也尋覓不到尹思安其人，因為尹思安入宮成了安妃。」

「這與沈令安有何關係？」

「那尹家兒子，名思珩，字令安，而那尹家主母，恰好姓沈。」

李彥聽得目瞪口呆，「什麼？尹思珩不是死了嗎？」

「那日尹府上下淪陷於火海之中，屍首均面目全非，誰又能斷定當日死在尹府的人裡面有尹思珩？」

李彥聽了，面色漸漸發白，「照先生所言，皇上勢必會護著沈令安，那我安樂侯府豈不成了俎上魚肉？」

「那倒未必，在下告訴世子此事，不過是提醒世子，莫要與沈相硬碰硬，報仇的方法有千萬種，何必選一種最吃力不討好的？」

「先生可有良策？」

「在下以為，如今世子痛失所愛，而沈相卻夫妻恩愛、羨煞旁人，實在是有些不公，不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他才會對世子如今之痛感同身受。」

李彥思索了會兒，眼中閃過一道精光，「先生的意思是……」

男子但笑不語。

李彥想了想後說道：「此事雖甚合我意，但想要辦成，卻非易事，相府守衛森嚴，猶如銅牆鐵壁，家眷出入亦有令隱衛暗中保護，若是在我冀州，倒不是不可為，

可在京城之中，卻風險極大。」

「世子何必擔憂？在下既提出此法，如何會不為世子出謀劃策？世子請附耳過來。」

第四十一章 幸福底下的危機

隔了幾日，孟竹再次來到醫館，發現林青壑難得閉門休館，在後院整理藥材，孟竹覺得詫異，又見她神色鬱鬱，不禁關切詢問，才知那日救治的兩個燒傷的患者未能活下來，林青壑為他們竭力醫治了兩天，最終仍是無力回天。

「青壑，妳已盡力。」孟竹心中亦覺得難受，但還是勸慰道。

「只怪我醫術仍然不精，若是神醫白翁，定能將他們救活。」林青壑歎了口氣。

「神醫白翁？」孟竹眨了眨眼，她倒是從未聽過此人。

「妳沒聽過倒也正常，神醫白翁歷來行事低調，見過他的人亦只有少數，聽聞他醫術高超，已到出神入化的地步，可以活死人、肉白骨。」

「世上竟還有這等神醫？」孟竹覺得驚奇，「那青壑妳可曾見過他？」

「不曾。」林青壑有些遺憾，「前些年我經常四處遊歷，除了搜集藥材，也是存了找他的心，若是能找到他，即便不能拜他為師，也能向他討教一二，不過卻始終沒有這個機緣。」

「青壑妳仁心仁術，我相信以後一定能得此機緣的。」

「那便借阿竹吉言了。」林青壑笑了笑。

就在這時，孟竹聽到外面傳來腳步聲，她一回頭，竟見沈令安抱著小殊兒走了進來。

這還是小殊兒第一次出府，對什麼都好奇，一雙眼睛骨碌碌的，這兒看看，那兒看看，手裡還抓著一個極輕巧的波浪鼓，那是小殊兒滿百日的時候，沈令安親自給他做的，看起來很是精緻，握在他胖嘟嘟的小手裡，顯得尤其可愛。

孟竹沒想到沈令安會突然抱小殊兒出來，他就這麼大大方方地抱著孩子出現，本來在人前冷漠的臉，因著小殊兒流露出一絲溫情，多了絲人味。

這一幕著實有些出乎她的意料，但不知為何，她的心在一瞬間軟得不成樣子。

林青壑也是愣了愣，隨即放下手裡的藥草，調侃道：「沒想到沈相還能做個慈父。」

孟竹笑了，走上前去問道：「夫君，你怎麼把小殊兒帶出來了？」

小殊兒看到孟竹，唇角突然咧出一個笑容，手指一鬆，手中的波浪鼓應聲而落，他絲毫沒意識到，肉嘟嘟的小手已經朝孟竹伸了過來。

沈缺眼明手快地撈住那波浪鼓，想要塞回小殊兒的手裡，哪知小殊兒伸手啪地一下打了過去，一看就是有了娘親不要波浪鼓的模樣。

孟竹將小殊兒抱進懷裡，伸手將波浪鼓拿回來，塞回到小殊兒的手中，笑道：「爹爹親手給你做的，可不許胡亂丟了。」

小殊兒咧嘴一笑，舉著波浪鼓就往孟竹臉上揮。

小殊兒雖然沒什麼力氣，但波浪鼓砸到臉上還是有些疼，孟竹還沒反應過來，小殊兒已經被沈令安一把抱了回去，只見沈令安握住小殊兒的小手腕，面色嚴肅地道：「反了你？還敢打你娘親？」

小殊兒最怕沈令安擺臉色，看到沈令安這副模樣，就知道大事不好，連忙把波浪鼓一收，一副「我什麼都沒幹」的模樣，唇角微微抿了抿，還低了低頭，看起來既乖巧又委屈。

林青壑看得大樂，「小殊兒還這麼小，就能看懂沈相的臉色了？這是成精了吧？」孟竹嗔怪地看了丈夫一眼，道：「他還小，什麼都不懂，你別嚇唬他。」說著，她就伸手將小殊兒抱了過來。

沈令安仍然盯著兒子，囑咐了一句，「以後不許打你娘親。」

小殊兒也不知聽沒聽懂，反正到了孟竹懷裡就變了個樣，咧開嘴直笑，也不知道什麼事這麼高興，笑得旁邊的人都跟著樂了，連沈令安都柔和了神色，孟竹則在小殊兒臉上連著親了好幾口。

「走吧。」沈令安開口提醒道。

「去哪兒？」孟竹不解地問道。

「去了妳便知道了。」

沈令安既這麼說，孟竹也不追問了，和林青壑告辭後，便抱著小殊兒出了醫館。相府的馬車停在了醫館門口，沈令安將小殊兒抱了過來，扶著孟竹上了馬車，這才抱著兒子跟了上去。

「你今日不是要上朝嗎？怎麼這麼早就回來了？」孟竹有些納悶地問道。

「明日是妳生辰，想帶妳去山間小居住兩天。」沈令安將小殊兒放在馬車裡的軟墊上，看著他一個人躺在上面咿咿呀呀，唇角有清淺的笑意。

「山間小居？」孟竹的臉登時便紅了。

該不會是那個山間小居吧？那次他把她騙去那裡，過了荒唐的一天，還差點被傅臨風和林青壑捉姦在床……她簡直想都不敢想起那裡。

「小殊兒便是在那裡懷上的，自然該帶他去看看。」沈令安在她耳邊輕聲道。

「……這有何好看的？」她耳根發熱，連眼睛都不敢看沈令安了。

「那便把小殊兒送回去，只妳我兩人，重溫舊夢，也無不可。」他勾了勾唇，灼熱的氣息縈繞在孟竹的耳側，帶著絲絲曖昧。

孟竹被沈令安的不要臉給嚇呆了。

而沈令安還真的說做就做，揚聲喊，「綠袖，把小公子……」

「別、別把他送回去。」見他真要讓綠袖把小殊兒抱回去，孟竹連忙拉住他的衣袖阻止，瞋了他一眼，道：「有你這般當爹的嗎？」

沈令安低頭輕笑一聲，看著軟墊上的小殊兒，他正在試圖翻身，已然翻了老半天了，一直未成功，但絲毫不氣餒，終於，他成功翻了身，不由得高興得手舞足蹈。孟竹見了，連忙誇讚道：「小殊兒真棒！」說著，她還拉了拉沈令安的衣袖，頗有些激動地問：「是不是？」

沈令安看著自家兒子歡樂的模樣，又看了眼孟竹高興的樣子，唇角也勾起一抹笑意，「是。」

小殊兒抬頭看向孟竹，嘴巴咧得更大了，他支起小短腿和小短手，朝孟竹爬了過去。

孟竹搖著波浪鼓，給小殊兒加油助威。

終於，小殊兒爬到了孟竹腳下，小胖手抓上了孟竹的鞋，孟竹笑眯了眼，將小殊兒提起來抱進懷裡，戳了戳他肉呼呼的小臉蛋，笑問：「小殊兒怎麼那麼棒？」小殊兒揮著小胖手咿咿呀呀地笑，又轉頭看向沈令安，見他正一臉溫柔地看著自己的方向，他想了想，朝沈令安伸出了手。

沈令安一愣，只因小殊兒在孟竹懷裡時，幾乎從不主動向他求抱，這次倒是著實出乎他的意料。

「哇，小殊兒要爹爹抱抱呢……」孟竹也發現了兒子的小身子正朝沈令安那邊傾斜，意外地睜大了眼，眉眼很快溢出了笑意。

沈令安的心驟然軟了，伸手將小殊兒抱了過來，捏了捏他的小胖手，笑道：「今日倒是乖。」

小殊兒笑咪咪地看著沈令安。

下一刻，沈令安就發覺了什麼不對，然後，他便聽到了孟竹的驚呼聲——

「啊！小殊兒尿了！」

沈令安黑著臉看著罪魁禍首，某個調皮蛋用小胖手捂住自己的嘴，一副樂不可支的模樣，顯然是知道自己幹了什麼壞事。

「倒是你娘的好兒子。」沈令安哼了一聲，「看你長大了為父怎麼收拾你！」

「夫人，可要奴婢進來幫忙？」明俏在馬車外聽到了裡面的聲音，問道。

孟竹已然給小殊兒換下濕透的尿布，正在用乾淨的巾子給他擦小屁股，回道：「不用了。」接著她拿出乾淨的尿布，正欲給小殊兒換上，突然心思一動，看向沈令安，笑問：「夫君，你要不要試試？」

沈令安黑著臉看了孟竹一眼。

孟竹低頭一笑，她不過是逗他玩而已，他身為男子，又是堂堂丞相，自然不會做這等事。

這麼想著，她便要給小殊兒換上，但就在這時，一隻手伸了過來，將她手中的尿布扯了過去。

她驚愕地抬頭，就看到沈令安繃著一張臉，將小殊兒放在軟墊上，彎腰為他包上尿布，眉心微微蹙著，動作也有些笨拙，折騰了好一會兒才終於搞定。

他一回頭，就見孟竹瞪大了眼看著，一副不敢相信的模樣。

「怎麼？」他挑了挑眉。

下一刻，輪到他嚇呆了。

只見孟竹倏地捧住了他的臉，在他的唇上印上一吻，雙眼亮晶晶地看著他，「夫君，你真好！」

沈令安的臉色難得地有些不自然，似乎有些微紅。

孟竹眨了眨眼，問道：「夫君，你是不是臉紅……」

話還未說完，某人就扣住她的後腦杓，堵住了她的唇。

於是，孟竹的臉紅了……

此時的孟竹沒有想到，她這一刻所擁有的幸福，很快就會被無情地打碎，而她卻

錯以為，這不過是最尋常的一天。

馬車很快駛到了山間小居，沈令安先行下了馬車，再將孟竹和小殊兒抱了下來。孟竹看著熟悉的依山傍水的山間小居，面頰微微發熱，她深吸了口氣，抱著小殊兒往裡面走去。

突然，有一條魚從湖裡跳了出來，撲通一聲，又躍回了湖裡，小殊兒正巧看到這一幕，看得眼睛都直了，孟竹見他這副模樣，便抱著他停了下來。

過了會兒，又有一條魚從湖裡躍出，在空中劃過一道優美的弧度，才跳回水裡，小殊兒再次驚愕地瞪大了眼，孟竹看他這副模樣，樂不可支。

沈令安跟在她身後，見狀，朝沈缺吩咐了一聲，「沈缺，給小公子捉條魚玩玩，要活的。」

「是。」沈缺應了一聲，眼睛盯著湖面，看到有一條魚躍出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飛掠了過去，在魚即將落回水面的時候，伸手抓住了那條魚，輕踩湖面上的樹枝，沒過一會兒便落到了走廊上。

綠袖見狀，連忙找來一個小木盆，裝了水後送到沈缺面前。

沈缺將那條在掌心裡活蹦亂跳的魚扔進木盆裡，然後端著木盆走到小殊兒面前，笑咪咪道：「小公子，你的魚來了。」

小殊兒愣愣地看了眼木盆裡的魚，又愣愣地看了看沈缺，整個人都傻住了，似乎是看到了超越他理解能力的事。

孟竹笑彎了眼，只覺得自家兒子的反應實在是太好笑了。

隨行的一群人也都看到了這一幕，一個個都忍不住露出了笑意。

接下來的一個時辰，那條魚成了小殊兒的新寵，小殊兒坐在木盆旁邊，一動不動地盯著那條魚看，偶爾還伸出小胖手去撩撥一下，坐不住的時候就趴著，眼睛絕不離開木盆。

天色漸暗，沈缺已準備好晚飯，正準備將飯菜端出廚房，突然，一隻灰色的鴿子飛到了窗櫺上，沈缺將那鴿子腿上的紙條拿了下來，待看清裡面的內容時，他的臉色猛地一變。

他幾乎是踉蹌著奔了出去，「主子，是飛鶴傳來的消息！」

沈令安剛從窗臺上的盆栽折了一朵花，正要插到孟竹的髮間，聞言手一抖，花瓣擦著孟竹的髮絲，落到了地上。

沈令安給沈缺使了個眼色，兩人一道走了出去，一直走到湖邊才停了下來。

沈缺顫著手將那紙條遞給了沈令安，他接過，看了一眼後，眼中湧出異樣的神色。那張紙條上寫的是——在岩州山湖之畔查獲安妃蹤跡，然此女毀了半張臉和嗓子，需主子親自確認。

「主子，不如屬下先過去一探虛實？」沈缺小心翼翼地看了沈令安一眼。

「我親自過去。」沈令安垂下眸。

當年姊姊寢宮被大火盡數燒毀，火撲滅後，宮中共有五具焦屍，按照常理推斷，

應當是姊姊和四個宮女，可是他查探時卻發現，那五具焦屍，無一人是姊姊。姊姊幼時右小腿曾骨折過，所以即便燒得只剩一副骨架，右小腿上也應當有骨折的痕跡，可那五具焦屍卻無一有此痕跡。

從那時起，他心中便存了一份希冀，姊姊會不會被人救走，其實並沒有死？所以他派出了令隱衛中最精於打探消息的飛鶴，讓他四處查探姊姊的下落，從那時至今已八年，中間飛鶴也曾找到過幾個與姊姊肖似的女子，但最終都不是她。這一次，紙條上雖只有寥寥數字，但他卻覺得沒有任何一次的消息，能比這次更讓他激動，岩州山湖之畔，那是兒時爹娘經常帶他和姊姊一起去玩耍的地方，姊姊經歷那一場大火，不可能毫髮無損，傷了臉和嗓子，似乎更合常理。

「可主子，明日是夫人生辰……」沈缺聽到他的話，不由得提醒道：「不如等過了明日再走？」

沈令安轉頭看向屋子，裡面亮著暖黃的燈火，隱約可見她抱著小殊兒走動的身影，他的眸光裡浮現一抹歉疚。

「不能再等了，遲了只怕生出變數，吩咐下去，一半人馬留下，另一半隨本相出發。」

沈缺聽了，應了聲是，便下去吩咐了。

沈令安在原地站了會兒，大步流星地走上了水上走廊，走進了房間。

孟竹正在逗小殊兒玩耍，抬頭看到沈令安走進來，面上竟帶了絲歉疚，她的心微微一緊，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「我有事要離京一趟，等我回來，再給你補過生辰。」沈令安說著，快步上前，將孟竹擁進懷裡，低聲道：「抱歉，等我回來。」

孟竹心裡固然失落，但也深知他事務繁忙，當下只能道：「好，路上小心。」

他點了點頭，便迅速地轉身出去了。

沈缺已經帶著人馬等候在湖畔，沈令安快步走上去，躍上馬背，也沒回頭去看，就和那一群人迅速地消失在孟竹的視線裡。

她抱著小殊兒站在門口，看著沈令安消失的身影，不知為何，心裡空蕩蕩的，還生出一種錯覺，彷彿這一眼便是最後一眼。

回過神，意識到自己想了什麼的孟竹，懊惱地想要打自己一巴掌，她怎麼可以這麼想？沈令安一定能平安歸來的！

「夫人，吃晚飯吧。」明俏和綠袖去廚房將沈缺燒好的飯菜端出來，招呼孟竹吃飯。

孟竹看著一桌子的飯菜，心中鬱鬱，如今她一個人怎麼吃得完？於是便對綠袖和明俏道：「夫君不在，我一人吃飯著實有些寂寞，妳們兩人坐下來同我一道吃。」

「這怎麼可以？」綠袖連忙拒絕道。

「有何不可？從前我和明俏兩人時，也經常同桌吃飯。」孟竹笑了笑。

明俏已經老實地坐了下來，拽了拽綠袖的袖子，笑道：「妳便坐吧，夫人可不比沈相，沒有那麼多規矩。」

綠袖忍不住一笑，依言坐下了。

孟竹喚來奶娘，讓其抱著小殊兒去餵奶，她低頭吃了口飯，突然想起什麼，看向綠袖問道：「綠袖，妳跟在夫君身邊多久了？」

「大約有十年了，主子尚未入朝為官時，奴婢便已跟在主子身邊了。」綠袖想了想後回答。

「這麼早？」孟竹有些吃驚，她以為沈令安的這些手下都是在他成為丞相後才有的。

「是呀，奴婢那時才六歲，被爹娘拋棄，在街頭行乞，差點餓死，是主子救了奴婢。」綠袖笑了笑。

「那沈缺呢？他又是何時跟在夫君身邊的？」孟竹沒想到綠袖還有這樣的身世，不由得後悔自己問了這個問題，忙轉移話題道。

「他更久，奴婢開始伺候主子的時候，他便已經在了，不過具體多久奴婢就不知道了。」

「我剛剛聽沈缺提到飛鶴，妳可認得他？」

「認得，不過我們沒見過幾面，他一年到頭都在外面為主子找人。」

「找人？」孟竹抓住了重點。

綠袖有些懊惱，剛剛嘴快，竟然一不小心說了沈令安在找人的事，此刻聽到孟竹追問，幾乎要把臉埋進了飯碗裡，「奴婢也不知主子在找誰……夫人便當沒聽過吧。」

孟竹不是個會勉強人的人，也知道沈令安一向規矩嚴苛，便沒有多問，只笑了笑，「知道了，快吃吧。」

第四十二章 遭人綁架

這天晚上，孟竹是同小殊兒一道睡的，娘兒倆第一次一起睡，小殊兒睡得格外香甜，都沒有起夜，不過孟竹卻作了個噩夢。

夢裡她獨自一人在原野中奔跑，身後有野獸在追她，她一直跑，可無論怎麼跑都無法甩掉身後的野獸，更令她絕望的是，面前竟出現萬丈懸崖，沒有前路了，眼看野獸就要撲過來了，她閉眼往懸崖下一跳……

那一瞬失重的感覺無比真實，孟竹陡然嚇醒，後背已經濕了一片。

就在這時，突然有打鬥聲傳了過來，然後她便看到綠袖和明俏慌忙地奔了進來。

「怎麼了？」孟竹有些茫然地問道。

「有人行刺，夫人莫慌，快穿上衣裳，奴婢會護送夫人回府。」綠袖俯身將小殊兒抱進懷裡，說道。

明俏迅速地拿過孟竹的衣裳幫她一起穿上。

孟竹不再多問，跟著綠袖和明俏一起出了房間，走上走廊，便看到岸邊和湖面上都有人在打鬥，刀劍相撞，火星四濺，激烈程度可想而知。

孟竹一出現，便有黑衣人試圖往這邊衝過來，不過都被護衛一一截下。

「夫人，我們走！」綠袖冷眼看了那些黑衣人一眼，護著孟竹往岸邊走。

就在這時，湖中突然發出嘩啦的響聲，有黑衣人從湖中躍出，揮劍逼了過來。

綠袖的一隻手不知何時多了一把鋒利的銀劍，只見她躍起，手中長劍直接抹了那

人的脖子，接著撲通一聲，黑衣人掉進了湖裡。

然而，有更多的黑衣人從湖裡躍了出來，在岸邊的護衛見狀，紛紛過來加入了戰局。

孟竹被綠袖、明俏，還有幾個護衛護著，穿過了水上走廊，走到了湖邊。

湖邊已經有人備了馬，綠袖扶著孟竹快速上了一匹馬，然後跟著躍到了孟竹背後，與她同騎。

「綠袖，把小公子給我！」明俏也上了一匹馬，見綠袖一人要護兩個，連忙道。綠袖也不猶豫，將小殊兒遞給了明俏，若是從前，綠袖是不放心的，畢竟明俏的武功不如她，但這些時日明俏在沈缺的指導下，武藝大有長進，保護小殊兒應當不成問題。

黑衣人緊跟上來，寸步不讓，一路廝殺下來，孟竹身邊的護衛越來越少。

突然，胯下的馬嘶鳴一聲，往前倒了下去，綠袖見情況不對，踩著馬背躍了起來，順便將孟竹提了起來，兩人落到地上才發現，有一根銀絲橫在路中間，正是那銀絲割傷了馬，讓牠倒了下去。

綠袖擰了擰眉，回城的路上竟然有埋伏，看來今日要脫身，沒那麼容易了！

這麼一想，她連忙拉開一個信號彈，可信號彈還未沖上天際，就被黑衣人的網子攔了下來。

綠袖的臉色一變，這是要阻止她求援了，果真是有備而來，連這一點都防備到了。

孟竹猛一回頭，嚇了一跳，只見明俏的馬中了一箭，她抱著小殊兒躍到地上，有好幾個黑衣人舉著劍朝她襲擊而去。

「保護小殊兒！」孟竹驚呼一聲。

幾個護衛聽了，一起飛身上前，助明俏一臂之力。

好不容易解決了一批黑衣人，護衛折了兩個，一群人的馬都被陷阱所傷，只能護著孟竹和小殊兒狂奔。

可是天黑得很，只能靠微弱的月光來辨路，若不是綠袖一直扶著孟竹，孟竹只怕都摔了好幾回了。

孟竹從未想過有一日會陷入這樣的境地，天子腳下，竟會有人漏夜偷襲，一路追殺她和小殊兒。

突然，身後一陣箭雨襲來，孟竹聽到幾聲悶哼，便知又有人受傷。

「夫人小心！」只聽明俏突然喊了一聲，整個人擋到了她的背後。

孟竹猛地回頭，就見明俏的背上插著一枝箭，血腥味撲鼻而來，她的鼻子一酸，「明俏！」

「小公子給我。」綠袖見狀，將小殊兒抱了過去，與此同時，她再次拉開一個信號彈，朝空中投了上去，可跟剛剛一樣的是，信號彈還未衝上天際，就被黑衣人用網攔了下來。

許是知道離城門已然不遠，黑衣人在此時發動了更加猛烈的攻擊，剩餘的護衛只能全員皆上。

其實保護孟竹的這批護衛都是一等一的高手，可對方趁夜偷襲，不僅人多勢眾，

而且武功也都不低，甚至像是訓練有素的殺手，他們能折損對方這麼多人，已經是非常不易。

「夫人！再堅持一炷香的時間，我們就能到城門口了！」綠袖和明俏帶著孟竹拚命狂奔，綠袖喘著氣安慰道。

孟竹回頭看了一眼，其實她看不清楚，但她知道，那些護衛只怕再也沒機會活著回來了。

一炷香的時間，會生出多少變數？孟竹不知道。

她只知道，要受了傷的綠袖和明俏帶著她這個不會武功的人，在身後追兵不斷的情況下成功脫險，幾乎不可能。

但若是只帶小殊兒一人走，憑著她們倆的輕功，未必不能脫險。

「綠袖，明俏，我接下來說的話，妳們聽清楚。」孟竹早已跑得有些脫力，說話亦是氣喘吁吁，「光靠妳們，無法同時保護我和小殊兒，再拖延下去，我們四人都沒有活路，所以我要妳們帶著小殊兒走！」

「讓綠袖帶著小公子先走，奴婢在這裡陪妳！」明俏聽了，咬牙道。

「不行！」孟竹嚴詞拒絕，「只有妳和綠袖一起保護小殊兒，他能活下來的機會才最大！」

「夫人，主子下過死令……」

綠袖話未說完，孟竹便打斷道：「我不管他的死令是什麼，如今我是妳的主子，我要妳保護我的兒子周全！」

她的語氣是前所未有的嚴厲，帶著不容拒絕的堅定。

「夫人！」綠袖的聲音哽咽了。

「幫我告訴夫君，若有來生，阿竹仍願嫁他為妻。」孟竹說著，推了綠袖和明俏一把，「快走！」

「夫人！」

兩人同時回頭看孟竹。

「走！不要讓我恨妳們！」孟竹厲聲道。

綠袖和明俏兩人對視一眼，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淚光，但她們也深知，孟竹說的是對的，若是留下，小殊兒也活不了。

終於，兩人施展輕功，朝前衝去，再不停留。

見到綠袖和明俏走了，孟竹狠狠地鬆了口氣。

此時此刻，烏雲散開，月光悄然灑下，照亮了孟竹的前方，只見一群黑衣人騎著馬，踩著地上護衛的屍體，手中長劍滴著尚還溫熱的血液，如修羅般，朝她慢慢而來。

可這一刻，孟竹反倒什麼都不怕了。

她彎下腰，撿起躺在地上的一把劍，平靜地看著那群人。

她知道，這些人來勢洶洶，未必是要殺她，但若不殺她，勢必是想拿她當做威脅沈令安的籌碼，他在朝堂上已經走得很不容易，她不能成為他的弱點！

黑衣人的隊伍從兩邊分開，孟竹看到一個戴著面具的人騎著馬走上前來，看起來

氣度不凡，一看便知是這群人的領頭人。

那人看著月光下的孟竹，一身狼狽的嬌弱女子拿著一把與她不相稱的劍，淡然地看著他們，她穿著一身碧色羅裙，長髮未挽，就那樣自然地垂落下去，因為微風輕輕飛舞，宛若林間仙子，美得令人心驚。

她的面色因逃亡而變得潮紅，盡顯嬌態，可她的一雙眼睛，卻清冷無波，平靜得彷彿可以隨時接受死亡的到來。

「沈夫人倒是好膽量。」戴面具的男子突然開口，粗嘎的聲音裡帶著一絲笑意。孟竹只是看著他，並沒有說話。

「沈夫人天仙之姿，沈相竟還捨得撇下沈夫人……」那男子繼續說道，語氣裡有一絲意味深長的味道。

「何必多言？」孟竹向來溫軟的嗓音裡，難得帶了抹不屑。

她慢慢提起劍，將劍橫在自己的脖頸上，她沒再看那群黑衣人，腦海裡想起在馬車裡，沈令安給小殊兒換尿布的模樣，她忍不住笑了笑，眼角卻流下了一滴淚。沈令安，永別了。

孟竹閉上眼，手中力道驟然加大，劍刃已然沒入皮肉，就在這時，有堅硬的物體條地飛了過來，擊中了她的手腕，她只覺得一陣劇痛，手上力道一鬆，那把劍就掉了下來。

孟竹睜開眼，眼底閃過一片慌亂，連忙俯身要將劍撿起來，她卻感覺到有人突然逼近，還未來得及直起身，就覺得後頸一陣劇痛，她眼睛一閉，便朝地上栽了下去。

「倒是個烈性的女子。」戴著面具的男人撈住她的腰，免去了她栽倒在地的痛楚，目光裡流露出些許複雜之色。

孟竹是在顛簸中醒來的，她有些茫然地睜開眼，發現自己竟躺在一輛馬車中，而面前，赫然就坐著那個戴面具的男子。

她嚇了一跳，下意識便想起身往後退，哪知一動才察覺自己渾身軟綿綿的，一點力氣都沒有，她的眉心一蹙，這是服了軟筋散的症狀，這軟筋散沒有毒性，但卻會讓人四肢發軟，渾身虛弱。

那戴面具的男子正在看書，聽到動靜後，將書挪了挪，目光落到她身上，「醒了？」

「你是誰？想要帶我去哪裡？」孟竹張口說話，發現自己的聲音輕得自己都快聽不見，連音量也無法提高。

「沈夫人莫慌，在下對沈夫人並無惡意，不過是想送沈夫人去見沈相罷了。」面具男淡淡安撫道。

「你想用我威脅他？」孟竹抬眼。

「不，在下只是想幫沈夫人認清沈相的心意。」

「你是何意思？」孟竹面色冷漠地問道。

「聽說沈相在沈夫人生辰前夕匆匆離去，沈夫人溫柔體貼，一定在想沈相想必是

有急事才會將妳拋下……」面具男微微一笑，繼續道：「沈夫人若是知道沈相是為誰而走，只怕便不會這般平靜了。」

孟竹撇過頭，不去看他，只道：「挑撥離間的話便不必說了，我夫君是什麼樣的人，我比你清楚。」

「是嗎？只怕未必。」面具男勾了勾唇，「沈夫人只瞭解沈相的現在，對他的過去幾乎可以說是一無所知吧？」

「你到底想說什麼？」孟竹有些不耐煩了，蹙眉問道。

「沈相這些年一直在找一個女子。」面具男緩緩道：「你知道他找了多久嗎？」不等孟竹回答，他又兀自道：「八年。」

孟竹一愣，恍惚想起綠袖曾說過的，一年到頭都在外面幫沈令安找人的飛鶴。

「那又如何？」若是她生小殊兒之前有人跟她說這些話，她一定立刻就信了，可現在，她不信，她不是傻子，她能感受到沈令安對她的愛，如果她這麼輕易就被人挑撥，那她也不配當他的夫人。

「在下自然知道如今妳與沈相夫妻恩愛，即便我說什麼妳都不會信，所以，在下並不準備多費口舌。」面具男勾了勾唇，道：「在下想要告知沈夫人的是，沈相尋找了八年的那位女子，在沈相心中的分量，只怕沈夫人也未能及。」

孟竹閉上眼，沒有說話，她不會信的，不會！

孟竹不知自己在馬車上顛簸了幾天，馬車行駛的速度非常快，中途也換過好幾次馬，孟竹只知道，外面還有一群人馬在跟隨著他們。

這麼多日了，他們幾乎在日夜兼程地趕路，一次都沒有在驛站歇息過，只偶爾在野外休息。

孟竹日日夜夜都跟這個面具男同處車廂中，心中一直惴惴不安，好在這人雖然不是個好人，待她卻還算君子，並沒有對她做什麼。

「沈夫人，妳可知沈相家鄉在哪兒？」

這日，孟竹一如既往地躺在馬車裡發呆，突然聽到面具男開口問道。

孟竹愣了愣，這一刻，她不得不承認她對沈令安的過去確實知之甚少，她竟然連他生在何方長在何方都不知道！

面具男似是猜到了，突然伸手將她扶起來，讓她坐在窗邊，掀開車窗上的簾子，道：「沈夫人，沈相的家鄉到了呢！」

孟竹一怔，不由自主地抬起了頭，馬車正駛到了一座城池的城門口，傳來來往的喧鬧聲，而城門上寫著兩個大字——岩州。

原來他竟是岩州人，聽聞岩州乃是人傑地靈之地，多俊傑和美人……岩州之子一表人才、才華橫溢；岩州之女美若天仙，世間難求……

馬車緩緩駛進岩州城門，孟竹看著來往的男男女女，果真大部分男女的容貌都很賞心悅目。

她正看得發愣，眼前突然一暗，面具男已將車簾放下，她回過神來，這才發覺自己身上大部分的重量都靠面具男撐著，她垂了垂眸，努力將自己往車壁上挪了

挪，平靜地問道：「你帶我來這裡做什麼？」

「我說過，我是送沈夫人來見沈相的。」面具男微微挑唇。

「他真的在這裡？」孟竹怔了怔，輕聲問道。

「耳聞不如目見。」面具男在她耳邊說道，男性的氣息縈繞在她的耳際，讓她生出一抹不適，然而她終究什麼也沒說，臉上表情始終是淡淡的。

面具男盯著她的臉看了一會兒，拉遠了距離。

過了會兒，馬車在一間客棧前面停下，面具男給孟竹戴上帷帽，伸手將她抱了下去。

街上人來車往，孟竹縱然覺得尷尬，卻沒有反抗的餘地，便也不吭聲，任他將她抱進了一間房。

他吩咐隨行的婢女，「給沈夫人好生梳洗一番。」

孟竹雖然一直未曾提過，確實也早就想洗漱一番，這些日子日夜奔波，她真覺得自己身上都快發臭了，只是她清楚自己階下囚的身分，這等小事實在不值一提。小二很快將熱水送了進來，孟竹在婢女的幫助下沐浴更衣。

婢女給她穿的衣服與她平日裡的喜好不太相像，是一襲偏男式的衣裳，穿起來有些許寬鬆，巧妙地遮掩了她的身段，看起來有些英氣。

穿完衣裳後，婢女又扶著孟竹坐到椅子上，在她臉上折騰了一陣，待折騰完，孟竹便看到銅鏡裡的自己已然換了張臉，看起來半點不顯嬌媚，只餘秀氣。

孟竹垂了垂眸，沒想到這婢女竟也如此精通易容之術。

易完容之後，一個長相俊秀的男子推門進來，孟竹愣了愣，便聽他開口道——

「沈夫人，我們這便出發吧。」

那是面具男的聲音。

孟竹沒想到他是長這般模樣，與他粗嘎的嗓音倒並不相配，不過這張臉顯然不是他真正的臉，也許嗓音也是變化過的。

面具男上前給孟竹戴上了一頂帷帽，又給她繫上了一件黑色的披風，這才將她抱了出去。

孟竹又回到了馬車上，她什麼也沒有說，只是安靜地等著。

這些時日，她什麼都不去想，只是順其自然地接受自己現在的處境，也努力不去聽面具男挑撥離間的話。

可是這一刻，她看著那面具男胸有成竹的模樣，忍不住掐了掐自己的掌心，想著，沈令安，你千萬不要讓我失望。

馬車駛了小半個時辰，就停了下來，面具男微微一笑，「沈夫人，我們到了。」

孟竹的心不受控制地提了起來。

面具男將她抱下馬車，孟竹這才發現他們到的地方竟是一個風景優美的湖畔，周圍還有零零散散的遊人，湖對岸是一整片竹林。

孟竹莫名地覺得有些眼熟。

「此湖名為山湖，是岩州有情人最喜歡的地方。」面具男抱著孟竹，一邊走，一邊說道。

面具男這麼一解釋，孟竹才發現湖畔的那些遊人，竟大部分都是成雙成對的。

「自然，這也是沈相曾經最喜歡的地方。」面具男繼續道。

「你為何如此不遺餘力地挑撥我和他？」孟竹冷了神色，有些厭煩地問道。

「在下並非有意挑撥，不過是陳述事實罷了。」面具男微微一笑，絲毫不介意孟竹的冷臉。

走了好一會兒，面具男終於停了下來，這裡已經是湖的另一側，幾乎沒有遊人走動。

他把孟竹放到湖邊草地上，指了指不遠處的一座竹屋，問道：「沈夫人不覺得有些眼熟嗎？」

孟竹抬頭看去，只見不遠處的湖畔有一座竹屋，有一道彎彎曲曲的水上長廊，從岸邊一直延伸到竹屋門口。

依山傍水的竹屋，多麼像京城郊區的山間小居？

「聽說沈相是長情之人，因心愛的女子喜愛山湖，便為她建了一座水上竹屋，後來到京城更是在京郊建了一座相似的。」

面具男的聲音在孟竹耳邊緩緩響起，孟竹的臉色終於微微變了。

她的目光落到湖邊，只見那長廊入口的邊上站著一群護衛模樣的人，他們身上的衣服與相府護衛的衣服一模一樣。

孟竹的心微微一顫，所以沈令安，真的在這裡嗎？